

論語集解義疏

二



論語集義疏

(二)

何 晏
皇 侃
集義疏

論語集解義疏卷第四

論語述而第七

述而者明孔子行教。但祖述堯舜。自比老彭。而不制作也。所以次前者。時既夷曠。聖賢地。閉非唯二賢之不過。而聖亦失常。故以聖不過證賢不過。非賢之失。所以述而次雍也。

子曰。述而不作。信而好古。竊比於我老彭。〔註〕

苞氏曰。老彭。殷賢大夫也。好述古事。我若老彭祖述之耳。

子曰至老彭。○此孔子自說也。〔云述而不作者〕述者。傳於舊章也。作者。新制作

禮樂也。孔子自言。我但傳述舊章。而不新制禮樂也。夫得制禮樂者。必須德位兼竝。德爲聖人。尊爲天子者也。所以然者。制作禮樂。必使天下行之。若有德無位。既非天下之主。而天下不畏。則禮樂不行。若有位無德。雖爲天下之主。而天下不服。則禮樂不行。故必須並兼者也。孔子是有德無位。故述而不作也。〔云信而好古者〕又言已常存於忠信。而復好古先王之道。故曰信而好古也。所以中庸云。仲尼祖述堯舜。憲章文武是也。〔云竊比於我老彭者〕竊。猶盜也。老彭。彭祖也。年八百歲。故曰老彭也。老彭亦有德無位。但述而不作。信而好古。孔子欲自比之。而謙不敢灼然。故曰竊比也。

子曰。默而識之。學而不厭。誨人不倦。何有於我哉。〔註〕

鄭玄曰。人無有是行於我。我獨有之也。

子曰至我哉。○〔云默而識之者〕見事心識而口不言。謂之默識者也。〔云學

而不厭者〕又學先王之道。而不厭止也。〔云誨人不倦者〕誨。教也。又教一切之人。而不疲倦也。〔云何有於我哉者〕言人無此諸行。故天下貴於我耳。若世人皆有此三行。則何復貴有於我哉。故李充曰。言人若有此三行者。復何有貴於我乎。斯勸學敦誨誘之辭也。

○〔註〕鄭玄曰至之也。○〔云人無有是行者〕言天下人皆無此三行也。
〔云於我我獨有之也者〕釋於我哉。言由我獨有之。故天下貴有於我也。

子曰。德之不脩也。學之不講也。聞義不能徙也。不善不能改也。是吾憂也。〔註〕

孔安國曰。夫子常
以此四者爲憂也。○〔云

德之不脩者〕得理之事。宜脩治在身也。而世人不脩也。〔云學之不講者〕所學經業。恆宜講說。使決了也。而世人不講也。〔云聞義不能徙者〕聞有仁義之事。徒意從也。而世人不徙也。〔云不善不能改者〕身本有不善。當自改正令善也。而世人不改也。〔云是吾憂也者〕吾孔子自謂也。言孔子恆憂世人不爲上四事也。

子恆憂世人不爲上四事也。

子之燕居。申申如也。天天如也。〔註〕

馬融曰。申申。天和舒之貌也。子之至如也。○明孔子居處有禮也。燕居者。退朝而居也。申申者。心

燕人。鄉黨云。居不容。故當燕居時。所以心和而貌舒也。故孫綽曰。燕居無事。故云心內夷和外舒暢者也。

○〔註〕馬融曰。至貌也。○申申。心申暢。故和也。貌舒緩。故天天也。詩云。桃之夭夭。灼灼其華。即美舒義。

子曰。甚矣。吾衰也。久矣。吾不復夢見周公也。〔註〕

孔安國曰。孔子衰老。不復夢見周公。也。明盛時夢見周公。欲行其道也。○既須得德位兼並。若不爲人

主。則必爲佐相。聖而君相者。周公是也。雖不九五。而得制禮作樂。道化流行。孔子乃不敢期於天位。亦猶願放乎周公。故年少之日。恆存慕發夢。及至年齒衰朽。非唯道教不行。抑亦不復夢見。所以知己德衰。而發衰久矣。即歎不夢之徵也。然聖人懸照。本無俟夢想。而云夢者。同物而示衰故也。故李充曰。聖人無想。何夢之有。蓋傷周德之日衰。衰道教之不行。故寄慨於不夢。發歎於鳳鳥也。○〔註〕孔安國曰。至道也。○即謂攝行天子事而復制禮作樂也。

子曰志於道〔註〕

志，慕也。道不可體，故志之而已。

據於德〔註〕

據，杖也。德有成，形故可據也。

依於仁〔註〕

依，倚也。仁者功施於人，故可倚之也。

游於藝〔註〕

藝，六藝也。不足

據依，故

闕

子曰至於藝，此章明人生處世，須道藝自輔，不得徒然而已也。〔云志於道者〕志者，在心向慕之謂也。道者，通而不壅，日遊也。〔云〕道既是通，通無形相，故人當恆存志之在心，造次不可暫捨離者也。〔云據於德者〕據者，執杖之辭也。德，謂行事得

理者也。行事有形，有形故可據杖也。〔云依於仁者〕依者，倚也。仁者，施惠之謂也。施惠於事宜急，故當依之而行也。仁劣於德，倚減於據，故隨事而配之。〔云游於藝者〕游者，履歷之辭也。藝，六藝，謂禮樂書數射御也。其輕於仁，故云不足依據，而宜遍游歷以知之也。〔註〕道不可體，不可體，謂無形體也。〔註〕德有成，形，前事有涯，故云有形也。

〔註〕道不可體，不可體，謂無形體也。〔註〕德有成，形，前事有涯，故云有形也。

子曰自行束脩以上，吾未嘗無誨焉〔註〕

孔安國曰：言人能奉禮，自行束脩以上，則皆教誨之也。

闕

子曰至誨焉，此明孔子教化有感必應者也。束脩，十束脯也。古者相見，必執物爲贄，贄至也。

表已來至也。上則人君用玉，中則卿羔，大夫鴈，士雉，下則庶人執鰾，工商執雞，其中或束脩，壺酒一大，悉不得無也。束脩，最是贄之至輕者也。孔子言人若能自施贄，行束脩以上來見謁者，則我未嘗不教誨之。故江熙云：見其翹然向善，思益也。古以贄見，脩，脯也。孔注雖不云脩是脯，而意亦不得離脯也。

子曰不憤不啓，不悱不發，舉一隅而示之，不以三隅反，則吾不復也〔註〕

鄭玄曰：孔子與人言，必待其人心憤，憤，乃後啓發爲之說也。如此，則識

思之深也。說則舉一隅以語之，其人思其類，則不復重教之也。

闕

子曰至復也。又明孔子教人法也。〔云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者〕憤，謂學者之心思義未得而憤憤然也。啓，開也。悱，謂學者之口欲有所語而未能宣，悱悱然也。發，發明也。言孔子之教待人

心憤憤，乃後爲開導之。若不憤，則不爲開也。又待其口悻悻，而後乃爲發明之。若不悻，則不爲發明也。所以然者，人若不悻憤，而先爲啓發，則受者識錄不堅，故須悻憤，乃爲發啓，則聽受分明。憶之深也。〔云舉一云云者〕隅，角也。牀有四角，屋有四角，皆曰隅也。孔子爲教，雖待悻憤而爲開發，開發已竟，而此人不能識事類，亦不復教之也。譬如屋有四角，已示之一角，餘三角從類可知。若此人不能以類反識三角，則不復教示也。

子食於有喪者之側，未嘗飽也。子於是日也哭，則不歌。〔註〕

喪者哀戚，飽食於其側，是無惻隱之心也。〔圖〕子食至不歌。○〔云子食於有喪者之側，未嘗飽也者〕謂孔

子助葬時也。爲應執事，故必食也。必有哀色，故不飽也。故禮云：『飢而廢事，非禮也。飽而忘哀，亦非禮也。』〔云子於是日也哭，則不歌者〕謂孔子弔喪之日也。弔喪必哭，哭歌不可同日。故是於弔哭之日不歌也。故范甯曰：『是日即弔赴之日也。禮，歌哭不同日也。故哭則不歌也。』

子謂顏淵曰：『用之則行，舍之則藏，唯我與爾有是夫。』〔註〕

孔安國曰：『言可行則行，可止則止，唯我與顏淵同耳。』子路曰：『子行三軍，則誰與？』

〔註〕

孔安國曰：『大國三軍，子路見孔子獨美顏淵，以爲己有勇，至於夫子爲三軍將，亦當唯與己俱，故發此問也。』

子曰：『暴虎馮河，死而無悔者，吾不與也。』〔註〕

孔安國曰：『暴虎，徒搏；馮河，徒涉也。』

也。馮河，徒涉也。必也臨事而懼，好謀而成者也。〔圖〕

子謂至成者也。○〔云子謂云云者〕此明顏孔於事等，於行藏也。用者，謂時世宜可行之事也。藏者，謂時世不宜行之事。爾汝也，自降聖以下而賢人能得，故可行

用則顏孔所同，故云用行捨藏。唯我與爾有是夫。孫綽曰：『聖人德合於天地，用契於四時，不自昏於盛明，不獨曜於幽夜，顏齊其度，故動止無違，所以影附日月，絕塵於游揚也。』一云：『與，許也。唯我許汝如此也。』故江熙曰：『聖人作則賢人佐，天地閉則聖人隱，用則行，捨則止。』

藏也。唯我許爾有是分者。非聖無以盡賢也。〔云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者〕子路聞孔子論行藏而獨美顏淵。然若行三軍。必當與己。已有勇故也。故問則誰與之。〔云子曰云云者〕孔子聞子路之街勇。故抑之也。空手搏虎爲暴虎。無舟渡河爲憑河。言搭虎須杖。渡河須舟。然後身命可全。若無杖而搏虎。無舟而渡河。必致傷溺。若爲此勇。則我行三軍所不與也。以斥子路之勇。必不得其死然也。繆播曰。聖教軌物。各應其求。隨長短以抑引。隨志分以誘導。使歸於會通。合乎道中。以故剛勇者屈以優柔。儉弱者厲以求及。由之性也。以勇爲累。常恐有失其分。覓功街世。故因題目於回。舉三軍以倒問。將以仰叩道訓。陶染情性。故夫子應以篤誨。以示厥中也。〔云必也云云者〕孔子既抑子路。而又云我所以與者。政欲須臨事而懼。又好爲謀事而必成者也。沈居士曰。若子路不平與顏淵。而尙其勇。鄙味也已甚。孔子以之比暴虎憑河。陷之於惡。實爲太深。余以爲子路聞孔子許顏之遠。悅而慕之。自恨己才之近。唯強而已。故問子行三軍則誰與。言必與許己也。言許己以羸近也。故夫子因慰而廣之言。若在三軍如暴虎憑河。則可賤而不取。謂世之羸勇也。若懼而能謀。抑亦仁賢之次流。謂子路也。如此三軍。則不獨羸近也。〔云註〕孔安國曰至問也。〔云大國三軍者〕天子六軍。大國三軍。小國一軍。軍一萬二千五百人也。〔云至於夫子爲三軍將者〕將猶帥也。孔子得爲三軍帥時也。〔云註〕孔安國曰至涉也。〔云徒空也〕謂空手搏也。爾雅云。暴虎。徒搏也。郭注云。空手執也。又云。憑河。徒涉也。郭云。無舟楫也。

子曰富而可求也。雖執鞭之士。吾亦爲之。〔註〕

鄭玄曰。富貴不可求而得者也。當修德以得之。若於道可求者。雖執鞭賤職。我亦爲之矣。

如不可求者。從吾所

好。〔註〕

孔安國曰。所好者古人之道也。

圖

子曰至所好。〔云子曰云云者〕孔子意云。夫富貴貧賤皆稟天之命。不可苟且求。若可求而得者。雖假令執鞭賤職。而吾亦爲之。則不辭矣。繆協稱袁氏曰。執鞭。君之御士。亦有祿位於朝也。〔云如不可

求者從吾所好者〕既不可求。則當隨我性所好。我性所好者。古人之道也。〔云註〕鄭玄曰至之矣。〔云富貴不可求而得者〕言不可以非理求也。〔云當修德以得之者〕若值明世。修德必得也。若逢亂世。雖修德不得。而是得之道也。猶如言寡尤。行寡悔。祿在其中。

矣。〔云若於云云者〕道猶世道也。若於世道可求。則吾不辭賤職也。周禮有條狼氏職。掌執鞭以趨避。王出入則八人夾道。公則六人。侯伯四人。子男二人。鄭言趨而避行人。若今卒避車之爲也。

子之所慎。齊、戰、疾。〔註〕

孔安國曰。此三者人所不能慎。而夫子能慎之也。

子之所慎。齊、戰、疾。○記孔子所慎之行也。齊者。先祭之名也。將欲祭祀。則先散齊七日。致齊三日也。齊之言齊也。人心有欲。散漫不齊。故將接神。先

自寧靜。變食遷坐。以自齊潔也。時人漫神。故於齊不慎。而孔子慎之也。戰者。兩刃相交。性命俄傾。身體髮膚。彌宜全重。時多暴虎。不避毀傷。唯孔子慎之。故後則云。子畏於匡。又云。善人教民七年。亦可卽戎。又云。以不教民戰。是謂棄之。竝是慎戰也。疾者。宜將養制。節飲食。以時。人不慎。而孔子慎之也。故云子之所慎。齊、戰、疾也。

子在齊。聞韶樂。三月不知肉味。〔註〕

周生烈曰。孔子在齊。聞韶樂之盛美。故忽於肉味也。

曰。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。〔註〕

王肅曰。爲。作也。不圖。作韶樂至於此。

此。此。子在至斯也。○〔云子在齊聞韶樂三月不知肉味者〕韶者。舜樂名也。盡善盡美者也。孔子至齊。聞齊君奏於韶樂之盛。而齊也。心爲痛傷。故口忘肉味。至於一時乃止也。三月一時也。何以然也。齊是無道之君。而濫奏聖王之樂。器存人乖。所以可傷慨也。故郭象曰。傷器存而道廢。得有聲而無時。江熙曰。和璧與瓦礫齊貫。卞子所以惆悵。虞韶與鄭衛比響。仲尼所以永歎。彌時忘味。何遠情之深也。范甯曰。夫韶乃大虞盡善之樂。齊諸侯也。何得有之乎。曰。陳、舜之後也。樂在陳。陳敬仲竊以奔齊。故得僭之也。〔云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者〕此孔子說所以忘味之由也。圖。猶謀慮也。爲。猶作奏也。樂。韶樂也。斯。此也。此。指齊也。孔子言實不意慮奏作聖王之韶樂而來至此齊侯之國也。或問曰。樂隨人君而變。若人君心善則樂善。心淫則樂淫。今齊君無道。而韶音那獨不變而猶盛耶。且若其音猶盛。則齊民宜從樂化。而齊民猶惡。不隨樂化。何也。侃答曰。夫樂隨人君而變者。唯在時王之樂耳。何者。如周王邇奏六代之樂。當周公成康之日。則六代之聲悉善。亦悉以化民。若幽厲傷周。天下大壞。則唯周樂自隨時君而變壞。其民亦隨時君而惡。所

餘殷夏以上五聖之樂。則不隨時變。故韶樂在齊而音猶盛美者也。何以然哉。是聖王之樂。故不隨惡君變也。而武亦善。而獨變者。以其君是周之子孫。子孫既變。故先祖之樂亦與之而變也。又既五代音存。而不能化民者。既不隨惡王而變。寧爲惡王所御乎。既不爲所御。故雖存而不化民也。又一通云。當其末代。其君雖惡。而其先代之樂聲亦不變也。而其君所奏淫樂。不復奏正樂。故不復化民也。○〔註〕忽於肉味。○忽猶忘也。

冉有曰。夫子爲衛君乎。〔註〕

鄭玄曰。爲猶助也。衛君者。謂輒也。衛靈公逐太子蒯聵。公薨而立孫輒。後晉趙鞅納蒯聵于戚。衛石曼姑帥師圍之。故問其意助輒否乎。

子貢曰。諾。吾將問之。

曰。伯夷叔齊何人也。子曰。古之賢人也。曰。怨乎。曰。求仁而得仁。又何怨乎。〔註〕

孔安國曰。伯夷叔齊讓國遠去。終於餓死。故問怨乎。以讓

爲仁。豈怨乎。

出曰。夫子不爲也。〔註〕

鄭玄曰。父子爭國。惡行也。孔子以伯夷叔齊爲賢且仁。故知不助衛君明也。

圖

冉有曰。至爲也。○〔云冉有曰。夫子爲衛君乎者。爲猶助也。衛君謂輒也。衛靈公逐太子蒯聵。靈公

以魯哀公二年夏四月薨。而立蒯聵之子輒爲衛君。孔子時在衛。爲輒所賓接。後蒯聵還奪輒國。父子相圍。時人多疑孔子應助輒拒父。故冉有傳物之疑以問子貢也。故江熙曰。夫子在衛。受輒賓主。悠悠者或疑爲之。故問也。〔云子貢曰。諾。吾將問之者。〕子貢答冉有也。故先應諾。言吾將入問於孔子。助輒不也。〔云入曰。伯夷叔齊何人也者。〕此子貢入問孔子之辭也。所以不問助輒不。而問夷齊者。不欲斥言衛君事。故以徵理求之也。伯夷叔齊兄弟讓國。而輒父子爭位。其事已反。故問夷齊何人。若孔子答以夷齊爲非。則知助輒答以夷齊爲是。則知不助輒也。〔云子曰。古之賢人也者。〕答子貢也。言夷齊是古賢人也。〔云曰。怨乎者。〕怨。恨也。子貢又問。夷齊有怨恨乎。所以問有恨不者。夷齊兄弟讓國。隱首陽山。遂餓死。首陽山下。賢人相讓而致餓死。死應不恨也。〔云曰。求仁而得仁。又何怨乎者。〕孔子答曰。不怨也。言兄弟相讓。本求仁義。而萬代美其相讓之德。是求仁得仁也。求之而得。雖死有何怨。是君子殺身成仁。不安生害仁。〔云出曰。夫子不爲也者。〕子貢既聞孔子以夷齊之讓爲賢且爲仁。故知輒父子爭國爲惡也。所以答冉有云。夫子不爲衛

君也。○〔註〕鄭玄曰：「至否乎？」○云公薨而立孫輒者，公死後乃立輒也。○云後晉趙鞅納劇聶于戚者，後謂輒立爲君後也。劇聶奔在戚，輒立定後，其年六月，晉臣趙鞅於戚以納劇聶，遂入衛奪輒位也。○云衛石曼姑帥師圍之者，至哀公三年，衛輒之臣石曼姑帥師圍劇聶于戚也。○云故問其意助輒否乎者，其孔子也。冉有問子貢曰：「孔子意助輒不也？」哀公二年，孔子在衛，至十一年反魯，至十五年冬，劇聶乃勝輒，出奔魯，子路死難，使來魯報孔子也。至十六年正月，劇聶從戚入衛爲君也。

子曰：「飯蔬食飲水，曲肱而枕之，樂亦在其中矣。」〔註〕

孔安國曰：「蔬食，菜食也。肱，臂也。孔子以此爲樂也。」

不義而富且貴，於我如浮雲。

〔註〕

鄭玄曰：「富貴而不以義者，於我如浮雲，非己之有也。」

圖

子曰：「至浮雲。」○云飯蔬食飲水者，此明孔子食無求飽也。飯，猶食也。蔬食，菜食也。言孔子食於菜食而飲水，無重肴方丈也。○云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者，此明孔子居無求安也。肘

前曰臂，肘後曰肱。通亦曰臂。言孔子眠曲臂而枕之，不錦衾角枕也。孔子蠲食薄寢，而歡樂怡暢自在，蠲薄之中也。○云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者，富與貴是人之所欲，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。不義而富貴，於我如天之浮雲也。所以然者，言浮雲自在天，與我何相關。如不義之富貴與我亦不相關也。又浮雲儻聚歛散，不可爲常。如不義富貴聚散俄頃，如浮雲也。○〔註〕鄭玄曰：「至有也。」○如前釋也。

子曰：「加我數年，五十以學易，可以無大過矣。」〔註〕

易窮理盡性以至於命，年五十而知天命，以知命之年讀至命之書，故可以無大過也。

圖

子曰：「至過矣。」○此孔子重易，故欲令學者

加功於此書也。當孔子爾時，年已四十五六，故云加我數年，五十而學易也。所以必五十而學易者，人年五十，是知命之年也。易有大演之數五十，是窮理盡命之書，故五十而學易也。既學得其理，則極照精微，故身無過失也。云無大過者，小事易見，大事難明，故學照大理則得一，不復大過。則小者故不失之。王弼曰：「易以幾神爲教，顏淵庶幾有過而改，然則窮神研幾，可以無過，明易道深妙，戒過明訓，微言精粹，熟習然後存義也。」王朗又爲一通云：「鄙意以爲易蓋先聖之精義，後聖無閒然者也是以孔子卽而因之，少而誦習，恆以

爲務。稱五十而學者。明重易之至。欲令學者專精於此書。雖老不可以廢倦也。○〔註〕易窮至過也。○〔云易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者〕易明乾元亨利貞窮測陰陽之理。遍盡萬物之性。故云窮理盡性也。又識窮通。故云以至於命也。〔云年五十而知天命者〕人年五十。應大演之數。與易數同。故知天命也。〔云以知命之年讀至命之書者〕其數會同也。〔云故可以無大過也者〕照幾窮理。故無失也。

子所雅言〔註〕

孔安國曰。雅言正言也。

詩、書、執禮。皆雅言也。〔註〕

鄭玄曰。讀先王典法。必正言其音。然後義全。故不可有所諱也。禮不誦。故言執也。

圖

子所至言也。○〔云子所雅言者〕子孔

子也。雅。正也。謂孔子平生讀書。皆正言之。不爲私所避諱也。〔云詩書執禮皆雅言也者〕此是所不諱之書也。詩及書禮皆正言之也。六籍皆正言。獨云詩書禮者。舉一隅餘三隅可及也。故顧歡曰。夫引網尋綱。振裘提領。正言此三。則群典不統矣。○〔註〕鄭玄曰。至執也。○〔云讀先云云者〕若讀書避諱。則疑誤後生。故禮云。教學臨文不諱。詩書不諱是也。〔云禮不誦故言執也者〕釋不直云詩書禮而禮上長云執之義也。背文而讀曰誦。詩是詠歌。書是謨誥。故並須誦之。而禮但執文依事而行。不須背文誦之。故曰執也。

葉公問孔子於子路。子路不對。〔註〕

孔安國曰。葉公名諸梁。楚大夫。食采於葉。僭稱公。不對者。未知所以答也。

子曰。汝奚不曰。其爲人也。發憤忘食。樂

以忘憂。不知老之將至也。云爾。圖

葉公問至云爾。○〔云葉公問孔子於子路者〕葉公。楚臣也。食采於葉。楚僭稱王。故臣稱公。自比諸侯也。問子路以論孔子之事也。但不知所問何事也。〔云子路不對者〕所問之

事當乖孔子之德。故子路不對之也。故江熙曰。葉公見夫子數應聘而不遇。尙以其問近。故不答也。李充曰。凡觀諸問聖師於弟子者。略道也。則稱而近之。誣德也。必揚而抑之。未有默然而不答者也。疑葉公問之。必將欲致之爲政。子路知夫子之不可屈。故未許其說耳。〔云子曰云云者〕孔子聞子路不對。故以此言語子路也。奚。何也。其其孔子也。謂孔子慨世道之不行。故發憤而忘於食。又飲水曲肱。樂在其中。忘於貧賤之憂也。又年雖耆朽。而信天任命。不知老之將至也。言葉公問汝。汝何不曰。我有如此之德。云爾。以示之。

也。然此諸語當是斥於葉公也。李充曰：夫子乃抗論儒業，大明其志，使如此之徒絕望於覲覲，不亦弘而廣乎？江熙曰：葉公唯知執政之貴，不識天下復有勝遠，故欲令子路抗明素業，無嫌於時，得以清波濯彼穢心也。

子曰：我非生而知之者，好古敏而以求之者也。〔註〕

鄭玄曰：言此者，勉勸人於學也。

子曰至者也。○〔云我非生而知之者者〕知之，謂知事理也。孔子謙以同物，故曰我有所知，非

生而自然知之者也。玉藻云：此蓋自同常教，以身卒物者也。〔云好古敏而以求之者也者〕我既不生知，而今有所知者，政由我所好，古人之道疾速以求知之也。敏，疾速也。

子不語怪力亂神。〔註〕

王肅曰：怪，怪異也。力，謂若暴盪舟、烏獲舉千鈞之屬也。亂，謂臣弑君、子殺父也。神，謂鬼神之事也。或無益於教化也，或所不忍言也。

子不語怪力亂神。○怪，怪異也。謂妖

鉤之屬也。亂，謂臣子弑害君父之事也。神，謂鬼神之事也。此四事言之無益於教訓，故孔子語不及之也。或問曰：易文言孔子所作，云臣弑君、子殺父，豈亂事而云孔子不語之何也？答曰：發端曰言，答述曰語。此云不語，謂不誦答耳。非云不言也。或通云：怪力是一事，亂神是一事，都不言此二事也。故李充曰：力不由理，斯怪力也。神不由正，斯亂神也。怪力亂神，有與於邪，無益於教，故不言也。○〔註〕王肅曰：至言也。○〔云怪怪異也者〕舊云：如山啼鬼哭之類也。〔云力謂若暴盪舟、烏獲舉千鈞之屬者〕暴多力，能陸地推舟也。盪，推也。烏獲，古時健兒也。三十斤曰鈞。烏獲能舉三萬斤重也。〔云亂謂臣弑君、子殺父者〕惡逆爲亂甚者也。〔云神謂鬼神之事者〕子路問事鬼神，孔子曰：未能事人，焉能事鬼，是不言也。〔云或無益於教化者〕解不言怪力神三事也。〔云或所不忍言者〕解不言亂事也。

子曰：我三人行，必得我師焉。擇其善者而從之，其不善者而改之。〔註〕

言我三人行，本無賢愚，擇善從之，不善改之，故無常師也。

子曰至改之。○此明

人生處世，則宜更相進益。雖三人同行，必推勝而引劣，故必有師也。有勝者則諮受自益，故云擇善而從之也。有劣者則以善引之，故云其不善者而改之。然善與不善，卽就一人上爲語也。人不圓足，故取善改惡，亦更相師改之義也。故王朗曰：子時道消俗薄，鮮能崇

賢尙勝。故託斯言以厲之。夫三人行。猶或有師。況四海之內。何求而不應哉。縱能尙賢。而或滯於一方者。又未盡善也。故曰擇其善者而從之。其不善者而改之。或問曰。何不二人。必云三人也。答曰。二人則彼此自好。各言我是。若有三人。則恆一人見二人之有是非也。○〔註〕言我至師也。○〔云言我三人行本無賢愚者〕就注意。亦是敵者也。既俱非圓德。則遞有優劣也。〔云擇善云云者〕我師彼之長而改彼之短。彼亦師我之長而改我之短。既更相師法。故云無常師也。

子曰。天生德於予。桓魋其如予何。〔註〕

苞氏曰。桓魋。宋司馬黎也。天生德於予者。謂授我以聖性也。合德天地。吉而無不利。故曰其如予何也。

子曰至予何。○予。我也。桓魋。宋司馬也。凶惡。心恆欲害孔

子。孔子故明言語之。使其凶心止也。言天生聖德於我。我與天同體。桓魋雖無道。安能違天而害我乎。故云如予何也。夫凶人亦宜不屢謝而有時須以道折之。故江熙曰。小人爲惡。以理喻之。則愈內強。晏然待之。則更自處。亦猶匡人聞文王之德而兵解也。

子曰。二三子。以我爲隱子乎。吾無隱乎爾。〔註〕

苞氏曰。二三子。謂諸弟子也。聖人智廣道深。弟子學之不能及。以爲有所隱匿。故解之也。

吾無所行而不與二

三子者。是丘也。〔註〕

苞氏曰。我所爲無不與爾共之者。是丘之心也。

子曰至丘也。○〔云二三子以我爲隱子乎者〕二三子。諸弟子也。孔子聖道深遠。諸弟子學所不及。而有怨者。恆言孔子於已有所隱惜。故孔子今呼而

問之曰。汝等言我有所隱於汝乎。〔云吾無隱乎爾者〕爾。汝也。先呼問之。此更語之。云吾無所隱於汝也。〔云吾無云云者〕行。猶爲也。丘。孔子名也。孔子已向云無隱。故此更自稱名而說無隱之事。使之信也。言凡我所爲之事。無不與汝共之者。是丘之心如此。

子以四教。文、行、忠、信。〔註〕

四者有形質。可舉以教也。

子以四教文行忠信。○孔子爲教。恆用此四事爲首。故云子以四教也。李充曰。其典籍辭義。謂之文。孝悌恭睦。謂之行。爲人臣則忠。與朋友交則信。此四者。教之所先也。

故以文發其蒙。行以積其德。忠以立其節。信以全其終也。

子曰。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。得見君子者。斯可矣。〔註〕

疾世無明君也。

子曰。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。得見有恆者。

斯可矣。亡而爲有。虛而爲盈。約而爲泰。難乎有恆矣。〔註〕

孔安國曰。難可名之爲有常也。

圖

子曰至恆矣。○〔云子曰云云者〕孔子歎世無賢聖也。言吾已不能見世

有聖人。若得見有君子之行。則亦可矣。言世亦無此也。然君子之稱。上通聖人。下至片善。今此上云不見聖。下云得見君子。則知此之君子。賢人以下也。故王弼曰。此爲聖人與君子異也。然德足君物。皆稱君子。亦有德者之通稱也。〔云子曰云云者〕善人之稱。亦上通聖人。下通一分。而此所言。指賢人以下也。言世道流喪。吾復不得善人也。〔云得見有恆者斯可矣者〕有恆。謂雖不能作善。而守常不爲惡者也。言爾時非唯無作片善者。亦無直置不爲惡者。故亦不得見也。〔云亡而云云者〕此目不恆之人也。亡。無也。當時澆亂。人皆誇張。指無爲有。說虛作盈。家貧約而外詐奢泰。皆與恆反。故云難乎有恆矣。故江熙曰。言世人真情反實。逐波流遷。若影無持係索。此有恆難也。

子釣而不綱。弋不射宿。〔註〕

孔安國曰。釣者。一竿釣也。綱者。爲大綱以橫絕流。以繳繫釣。羅屬著綱也。弋。繳射也。宿。宿鳥也。

圖

子釣至射宿。○〔云子釣而不綱者〕周孔之教。不得無殺。是欲因殺止殺。故同物有殺也。釣者。

一竿屬一鉤而取魚也。綱者。作大綱。橫絕於廣水。而羅列多鉤。著之以取魚也。孔子用一竿而釣。則一一得魚。是所少也。若綱橫流而取。則得者多。則孔子所不爲也。故云子釣而不綱也。〔云弋不射宿者〕弋者。繳射也。此人皆多繳射取鳥也。宿者。夜栖宿之鳥也。孔子亦繳射。唯白日用事。而不及夜射栖宿之鳥也。所以然者。宿鳥夜聚有羣。易得多。故不射之也。又恐驚動夜宿。仁心所不忍也。故孫綽曰。殺理不可頓去。故禁綱而存釣也。繆協曰。將令物生有路。人殺有節。所以易其生而難其殺也。○〔註〕孔安國曰。至鳥也。○〔云綱者云云者〕繳。繩也。以小繩係釣而羅列屬著大綱也。〔云弋繳射也者〕解繳射者多家。一云。古人以細繩係丸而彈。謂爲繳射也。一云。取一杖。長一二尺計。以長繩係此杖。而橫颺以取鳥。謂爲繳射也。鄭玄注周禮司弓矢云。結繳於矢。謂之矰。矰。高也。詩云。弋鳬與鴈。

司弓矢又云。田弋充籠。籠矢共矰矢。注云。籠竹籠也。矰矢不在籠者。爲共相繞亂。將用乃共之也。侃案鄭意。則矰射是細繩係箭而射也。云宿宿鳥者。或云。不取老宿之鳥也。宿鳥能生伏。故不取也。此通不及夜也。

子曰。蓋有不知而作之者。我無是也。〔註〕

苞氏曰。時人多有穿鑿妄作篇籍者。故云然也。

多聞。擇其善者而從之。多見而識之。知之次

也。〔註〕

孔安國曰。如此次。於生知之者也。

〔圖〕

子曰至次也。云蓋有云云者。不知而作。謂妄作穿鑿爲異端也。時蓋多有爲此者。故孔子曰。我無是。不知而作之事也。云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者。因戒妄作之人也。言豈得妄爲穿鑿也。人居

世間。若有耳多所聞。則擇善者從之者也。云多見而識之者。若因多所見。則識錄也。多見不云擇善者。與上互文。亦從可知也。云知之次也者。若多聞擇善。多見錄善。此雖非生知。亦是生知之者次也。

互鄉難與言。童子見。門人惑。〔註〕

鄭玄曰。互鄉。鄉名也。其鄉人言語自專。不達時宜。而有童子來見孔子。門人怪孔子見也。

子曰。與其進也。不與其退也。唯何甚。

〔註〕孔安國曰。教誨之道。與其進。不與其退。怪我見此童子。惡惡何一甚也。

人潔己以進。與其潔也。不保其往也。〔註〕

鄭玄曰。往。猶去也。人虛己自潔而來。當與其進之。亦何能保其去後

之行也。〔圖〕

互鄉至往也。云互鄉難與言者。互鄉。鄉名也。此一鄉之人皆專愚。不可與之共言語也。云童子見者。童子十九以下。未冠者也。見來見孔子也。此互鄉有一少兒來見孔子也。琳公曰。此八字通爲一句。言此鄉有一童子難與言耳。非一鄉皆

專惡也。云門人惑者。門人。孔子弟子也。惑。猶嫌怪也。言彼一鄉皆惡。況復少兒乎。孔子忽然見之。故弟子皆嫌惑之也。云子曰云云者。孔子爲門人釋惑也。言凡教化之道。唯進是與。唯退是抑。故無來而不納。豈不本其所本耶。故云與其進不與其退也。云唯

何甚者。言教化與進。而汝等怪之。此亦一何太甚也。唯。語助也。云人潔己以進者。更釋教誨所以與進之義也。言人有來進師門者。非潔則不進。進則必是潔己者也。云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者。往。謂已過之行。言其既潔己而猶進之。是與其潔也。而誰保其往

日之所行耶。何須惡之也。顧歎曰。往。謂前日之行也。夫人之爲行。未必可一。或有始無終。或先迷後得。故教誨之道。潔則與之。往日行非我所保也。○〔註〕孔安國曰。至甚也。○言汝等爲惡其鄉。而憎其善童。所以是惡惡之甚也。○〔註〕鄭玄曰。至行也。○虛謂清其心也。然鄭注云。去後之行。亦謂今日之前是已去之後也。

子曰。仁遠乎哉。我欲仁。斯仁至矣。〔註〕

苞氏曰。仁道不遠。子曰。至至矣。○世人不肯行仁。故孔子引之也。問言仁道遠乎行之。則是至也。也言其不遠也。但行之由我。我行即是。此非出自遠也。故云我

欲仁而斯仁至也。斯此也。江熙曰。復禮一日。天下歸仁。是仁至近也。

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。〔註〕

孔安國曰。司敗。官名也。陳大夫也。昭公。魯昭公也。

孔子對曰。知禮。孔子退。揖巫馬期而進也。曰。吾聞君子

不黨。君子亦黨乎。君娶於吳。爲同姓。謂之吳孟子。君而知禮。孰不知禮。〔註〕

孔安國曰。巫馬期。弟子也。名施。相助。匪非曰黨。魯吳俱姬姓也。禮同

姓不婚。而君娶吳女。當稱吳姬。諱曰孟子也。

巫馬期以告。子曰。丘也幸。苟有過。人必知之。〔註〕

孔安國曰。以司敗之言告也。諱國惡。禮也。聖人智深道弘。故受以爲過也。司

敗問至知之。○〔云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者〕昭公。魯君也。陳司敗見孔子而問魯君知禮以不也。〔云孔子對曰知禮者〕答司敗曰。昭公。穉知禮也。〔云孔子對者〕答司敗竟而退去。〔云揖巫馬期而進也者〕揖者。古人欲相見。前進皆先揖之也。巫馬期。孔子弟子也。司敗。知昭公無禮。故問。孔子答曰知禮。而司敗心所不許。故孔子退而後。揖孔子弟子進之。欲與語也。〔云曰吾云云者〕相助。匪非曰黨。昭公不知禮。而孔子云知禮。所以是黨也。故司敗語巫馬期曰。吾從來聞君子之人。義與比。無所私相阿黨。孔子既是君子。而今匿

君之惡。故曰君子亦黨乎。〔云君娶於吳者〕司敗此舉昭公不知禮事也。昭公是周公後。吳是大伯後。大伯是周公伯祖。昭公與吳同是姬姓。周禮百世婚姻不通。而昭公娶其吳之女。故云君娶於吳也。〔云爲同姓謂之吳孟子者〕禮稱婦人皆稱國及姓。猶如齊姜秦嬴之屬也。魯之娶吳。當謂爲吳姬。而昭公爲吳是同姓。故諱不得言吳姬。而謂吳孟子也。〔云君而知禮孰不知禮者〕孰。誰也。君娶同姓。君是知禮。則誰爲惡事者。而謂爲不知禮乎。〔云巫馬期以告者〕巫馬期得司敗之語。還則具述之以告孔子也。〔云子曰云云者〕孔子得巫馬期之告。而自稱名云是已。幸受以爲過者也。故云。苟有過。人必知之也。所以然者。昭公不知禮。而我答司敗云知禮者。若使司敗無譏。則千載之後。遂承信我言。用昭公所行爲知禮。則禮亂之事。從我而始。今得司敗見非。而我受以爲過。則後人不謬。故我所以爲幸也。繆協曰。諱則非諱。斯誠然矣。若受以爲過。則所以諱者。又以明矣。亦非諱也。向司敗之問。則詭言以爲諱。今巫馬師徒。將明其義。故向之言爲合禮也。苟曰合禮。則不爲黨矣。今若不受爲過。則何禮之有乎。○〔註〕孔安國曰。司敗官名也。陳大夫也。○陳有司敗之官也。○〔註〕孔安國曰。至過也。○〔云諱國惡禮也者〕諱國之惡。是禮之所許也。〔云聖人云云者〕涅而不緇。故受之也。

子與人歌而善。必使反之。而後和之。〔註〕

樂其善。故使重歌。而後自稱之也。

〔圖〕

子與至和也。○此明孔子重於正音也。反。猶重也。孔子與人共歌。若彼人歌善。合於雅頌者。則孔子欲重聞其音曲。

故必使重歌也。重歌既竟。欣之無已。故孔子又自歌以答和之也。衛璠曰。禮無不答。歌以和答也。其善乃當和音。不相反。故今更爲歌。然後和也。案衛之後句不及也。○〔註〕樂其至之也。○如前釋也。

子曰。文莫吾猶人也。〔註〕

莫。無也。文無者。猶俗言文不也。文不吾猶人者。言凡文皆不勝於人也。

躬行君子。則吾未之有得也。〔註〕

孔安國曰。躬。爲君子行。已未能得之也。

〔圖〕

子曰至得也。○〔云文莫吾猶人也者〕孔子謙也。文。文章也。莫。無也。無。猶不也。孔子言我之文章。不勝於人。故曰吾猶人也。〔云躬行君子。則吾未之有得也者〕又謙也。躬。身也。言我文既不勝人。故身自行君子之行。則吾亦未得也。○〔註〕文無者。猶俗